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
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 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舊以甲
式明後善

今日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卷既改故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序

陵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中令堅陵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護史陵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文選

五十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五册

史論下
史述賛

宿

卷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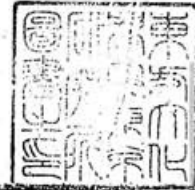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一首

述成紀贊本作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翰曰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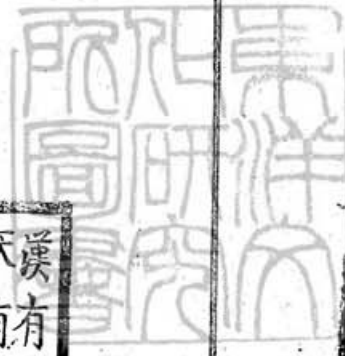
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

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

此論於下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復之故云中興善曰中興謂



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然咸

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無之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

才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善曰李陵書

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資茂績委而勿用善曰

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善曰

有以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

不用故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

庸勲賢無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

列文朝可謂通有善本通上矣道號曰王微庸周

勲文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

左氏傳齊桓公之臣功賢無通也善曰

相又曰齊桓公之臣功賢無通也善曰

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

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

也降白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

人崛善本作起亦有驚繒盜狗輕猾之徒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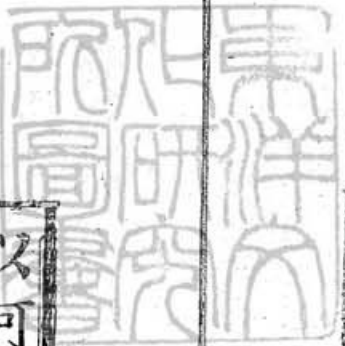
翼輔崛特也驚敗也取繒謂灌嬰也盜狗屠

狗謂樊噲也獨狡也取善曰漢書曰灌嬰屠

陽敗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消從後剖符

食頰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

人事高祖爲沛公以舍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



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

蕭何周勃之屬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

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毛萇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蕭樊且猶繆繼信越終見菹醢善本作不其

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強盛見疑於君也侔

信韓信越彭越也蕭樊因執韓彭菹醢自茲以

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菹醢自茲以

降迄乎善本作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

使摛紳道塞賢能蘇壅翰曰迄至也降高祖

宰輔摛紳道塞賢能蘇壅翰曰迄至也降高祖

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摛紳先生之略

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

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署小
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
為蕭望之署小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
肯碌碌反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向曰言語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善
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
道而死南子曰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
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
不任賢能存其曲直之意善曰班固漢書
資曰漢興與德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
過其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不過善本無字特進朝請而已
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
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

位不過特進而已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
曰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
封雍奴侯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
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
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
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
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
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先武政平法明得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法之中善曰論語曰
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
格取也言取功甚而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
則虧喪恩舊橈善本從情則違廢禁典喪傷
橈曲也言直法於公則傷恩舊曲情於私則
廢典也言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善本作賢
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齊曰若
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列則其政之弊不遠而
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則其政之弊不遠而
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參差雜用則怨望必
相仍故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校
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
爲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勝者相與制其權宜
功權資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子而行有子
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功此德權子而行有子
權母而行韋昭曰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重爲母輕爲子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峻

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

書曰翟方進爲相峻文深誼中傷者尤多

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

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

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

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鄭吳之外功

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

顓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爲

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無郭伋亦譏善

作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銳曰留
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
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道望見諸將偶語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
蕭曹故人反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也

上曰蓋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
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帝甚納之鄭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選補衆職當
上疏功於光武曰道流言咸曰漢書曰上望
見諸將往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
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
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
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
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引南陽人
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輦河南人徵爲太中
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
入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
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向曰言
均授其任則賢路廣開私情之失至公無私
偏授天下則賢路廣開私情之失至公無私

子昌言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永平中顯宗追

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帝向曰永平明

明帝廟號顯宗曰顯宗明帝桑侯拜爲後漢書曰

王常字頽卿穎川人封山桑侯後漢書曰

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

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

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太

康南陽人爲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合

三十二人故依其善本無本第係之篇末以

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其
宦者論一首良曰周次第繫此篇之言後
集而後漢書作其論云重故

范蔚宗

善曰官者養也養闕人使其
尊重故集
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

座傍而周禮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

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閹
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

取所宜也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寺侍
宮中及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為中寺侍

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亦奄屬戒令也
人及女宮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

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
寢也五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寺月

人王之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寺月

令仲冬命善本無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

閹官也閨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

也於周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詩之小

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詩篇名巷
伯刺讒王也此刺之善曰毛詩小雅

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善曰毛詩小雅

曰巷伯刺讒王也此刺之善曰毛詩小雅

毛萇曰巷伯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

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
中銑曰謂宮人也養使也善曰老子

物以未知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
久典事中無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
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之中

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者而用之勃貂也言漸廣材能

公立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殺諸大夫曰管蘇

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

犯我以義違我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偃焚公

爵之於朝問原守於寺披請見公對曰昔趙衰以

官而殺晉侯寺人披見公對曰昔趙衰以

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披請見公對曰昔趙衰以

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新序曰楚恭王

披也史記以勃貂為履貂上義違我以禮

有疾告諸大夫不見曰管蘇犯我德焉吾死之後

與處不安諸大夫不見曰管蘇犯我德焉吾死之後

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景

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德焉必速違之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也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

成霸業繆賢進蘭相如善於趙惠文王而趙疆

盛是著功也庸功也如善於趙惠文王而趙疆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

趙宦者令繆賢賢舍人趙求入使報秦者未得

舍人蘭相如可也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

禍宋良曰弊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刀後桓

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無寵齊大夫亂

楚客于郊因譖太子將為亂太子無寵齊大夫亂



發刀與伊戾因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

牙人與伊戾因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

史記曰豎貂為豎刀並音豎貂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用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至則為坎用姓加書徵之而聘告平

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

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韓曰仍乃

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韓曰仍乃

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韓曰仍乃

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
 假以貂璫之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
 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
 飾任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
 入卧内受宣詔令銑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
 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
 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入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
 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
 伯子並是閹人趙談善曰漢書伯子至於孝武亦
 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善
 愛李延年齊曰李延年武帝時宦者李延年善
 帝

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樂事多以宦

人主之良曰蕭望之以武帝將宴後庭故用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長子昌言曰武帝遊燕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武帝遊燕後庭故用

燕後庭初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機密之官解故

曰機事近忽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官解故

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

益韓曰史游宦人為黃門令著急就一篇元

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服其後弘恭石顯

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
 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古制
 若不以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遇害望
 之自徵堪被廢不見進用是徵損帝德焉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興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鋼不得復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帝曰永平明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常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帝幼劣實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慙惡也



大惡則憲也善曰之註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遂享分土之封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長秋封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也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也善曰延至也延平安帝年號帝年號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增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無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人無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和帝主之

母殷象也善曰和熹朝臣圖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

刑人寄之國命臣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

故不得委用閣人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

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侍小公卿乃以閹人為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出於黃門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

陶口含天憲非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

之隆非復掖庭永巷之役善本作閹牖房閭

善本作之任也統曰官者本掖庭閹房使役

也掖庭永巷皆官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順事之號或曰永巷

則曰永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皇向曰孫程安帝時為黃門時江京等廢

為誓斬江京迎大長秋善曰是為順帝曹騰

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

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侯明帝崩立北

鄉侯長子典渠曰王以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

不共斬江京事乃成渠然之北鄉侯程

迎濟陰王立之為順帝封程為浮陽侯又

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

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錢

官單曰大將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宦

成同日俱封侯代謂之五侯鉞斧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

瑗魏郡人左惟河南人唐衡穎川人桓帝呼
超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之
於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為盟於是
詔收其悉誅之起封新豐侯五人同日封故俗
謂之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而恐言內外之官懼閹宦之威皆屏氣
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或稱伊霍
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
今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
良伊尹霍光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
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作寵

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

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五宗謂上自曾祖

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向曰高冠長劍武夫

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投乘免園賦曰高冠

扁焉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

以十數善曰直裏也王者以茅裏五色土封

天子社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

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府署第
館棊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牕刃珍藏良曰第館

宅也。都鄙皆國也。支屬統謂親屬也。天
下州國過半是閭人親屬也。穀紗也。水者

水之象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善曰毛
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
人和氏

其璞而得寶馬漢書曰齊地鐵作水紈臣璜

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嫋嫋媛媛侍兒歌童舞

女之玩充備綺室良婢也曰充嬪媛備具御也侍兒綺侍

帳也
 嬙嬙
 御焉
 杜預
 曰妃
 嬙嬙
 貴者
 也漢
 書曰
 初

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

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

被緹緹繡繡以緹緹繡繡之文文上上善善曰曰漢漢書書東東方方朔

10

[illegible]

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璫蜀笄華專曰董賢

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

錦官弄害頃黎競恣以奢谷構害明

身熏子以自好達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

也言有士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

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

上有同弊相濟改其徒有繁白曰弊惡也繁

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收國蠹文之高
書曰簡賢附勢寔繁善曰潘

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婁寇剽錄

間搖亂區夏齊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妻謂深急也夜暴剛甚也言開

有言以照也完暴暴甚也言麗

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
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
夫之絕其去草焉莫不芟夷蘊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故云易表紹雖誅闔官之暴而自為亂
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自曹
弓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清河曰大將軍梁冀欲立
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相帝是昏
弱也善曰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相
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皆銑曰龜國寶易大器
也禪於魏也善曰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
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命方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所謂君以
德昂遷於商商紂暴虐昂遷於周所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向曰言始以聞官得矣

位亦以闔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善
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
見左廣將從之棄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

善本有

論一首

向曰謂自放逸不

不見隱居無名王侯不能
巨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良曰遯已已能逃也喻勢利

之時義大也

善曰易曰遯已已能逃也喻勢利

求利是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良曰事謂

也

善曰周易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頤陽

之高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

之高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

頽陽而堯不能屈其志也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爵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君之二子周武王也伯夷叔齊竹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銑曰自茲以降謂隱居之流也伯夷以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應逸同也感致不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向曰謂迴避迹論語孔子曰隱



居曰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黠萬物以發其然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濟曰畎謂耕稼之事憔悴則枯槁也北人無澤北人無澤善曰莊子曰舜之事惟悴則枯槁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為人也居避世之人閑暇者此江海之士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我言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

乘莫移其情翰曰蒙人雖黜退也言柳下惠冒

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去

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遯之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諫之曰蒙恥救

民德彌大焉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

仲連謂桓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

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銑曰

海上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

不能相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

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

之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

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易也漢書賈誼上書

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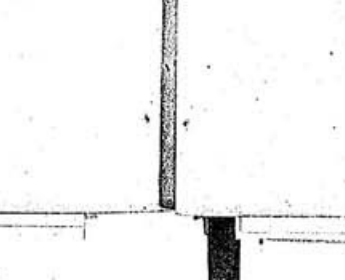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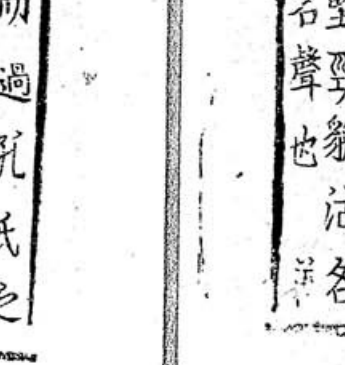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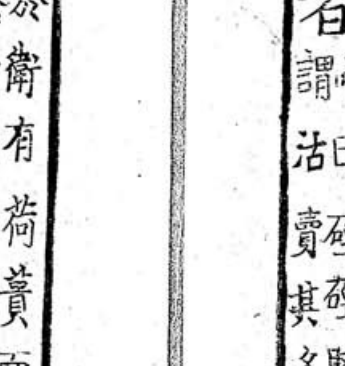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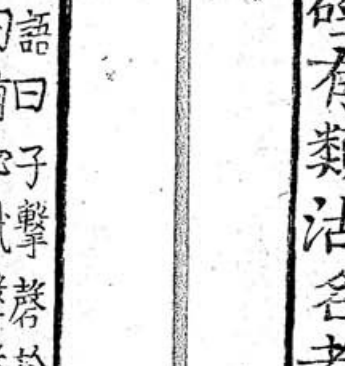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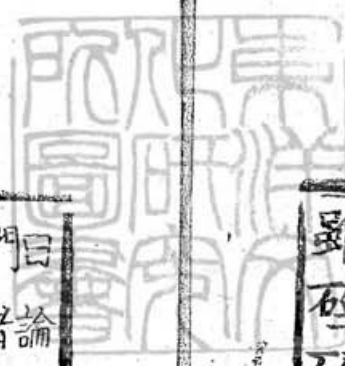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謂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門者論語曰有心哉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藏諸已知也善價而沽諸孔子曰美玉於斯蘊積而

我待價然而蟬蛻蠶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者也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

之蛻形耳寰區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

日蟬飲而不食三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

手飾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器俗之人異於修

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荀卿有

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談詐以巧上荀卿有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

外物也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

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

之蘊藉夜慈義憤甚矣銑曰微弱蘊藉寬和貌憤怨也

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

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州

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

携而姓莫不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言其遠患之遠也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

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篡取

也鴻高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篡取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

今纂或為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翰曰

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善曰國語越王夫入去并側席而坐章昭曰

孫側獨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

帛蒲車之所徵責義彼相望於巖中矣銑曰旌

表謂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責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

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若薛

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向曰薛方逢萌前漢

之俱不辭以老耄竟以壽終方善曰道病卒徵萌

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善曰道病卒徵萌

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方因使者辭謝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

其子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
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
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
以徵我者以其耄迷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
安能濟時乎即便駕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而後至帝與光就武同館學光武起位三
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久曰士故
有至者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臣願
志不屈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以病歸會
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幸其館光武
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武幸其館光武不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政邪又眼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上故有志何至於此
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

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硯池務復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
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
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
心焉失論語子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
曰君子有禮故斯故所謂舉逸民善本作則
物無不懷仁歸心者乎歸心也善曰論語子曰
天下歸心者乎歸心也善曰論語子曰舉
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
其節銑曰肅宗章帝也公車特徵鄭均再
言為將作大匠後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
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

烜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
 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
 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
 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
 公車託病逃歸隱
 身後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
 處子耿介羞善字本無與卿相等列也向曰稍漸
 閣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
 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到也善曰耿介謂
 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至乃忼憤而不顧
 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忼憤怒而不回顧者
 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而與之必也在猶乎
 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
 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善曰莊子顏回

問於仲尼曰夫子奔逸絕塵而矚乎若後耳司馬
 馳亦馳夫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
 麗曰言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其翰曰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嘉

叙文章利害是非焉善曰沈休
 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于傳下作此書說文
 之利害辭之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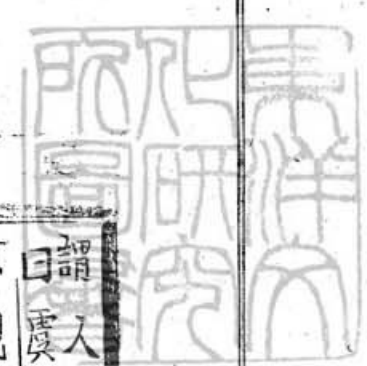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

用喜愠分情鏡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

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善曰漢書
 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

凡民含好惡鄭玄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
五常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相承以取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為詩在心為志發言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數之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齊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故云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小雅并頌也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
曰是謂四始詩之比至也毛詩題曰雅六曰頌又
說者云詩每十篇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
同卷故曰什也

氣懷靈理無或善本無異觀見也受氣懷靈



謂人也理人言人理古今無異也善
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古之無異也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然則歌詠所興宜
氣有豐約受性有短長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樂也太古
已之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
刺之詩隨其風流彌著如風屈平宋玉導清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離騷屈宋玉
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
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善曰並

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英辭潤金
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清英辭潤金

石高義薄雲天澤金日英美也薄迫也英辭
高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兩下吳越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於金

石淮南子曰夫道闕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
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
然原上援魯古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花無根
可亮不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
蔡之徒濟人並愈蓋也揚雄班固崔駰此
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
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
辭章揚揚子異軌同奔通相師祖良行師法
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通相師祖良行師法
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雖清辭
麗曲時發手篇而無音累氣固亦多矣翰曰
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也累重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

響銑曰艷義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義無能繼其音響善曰平子文章之義無能繼其音響

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建

年號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建

帝文帝明帝陳王謂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

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咸皆蓄積

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

王如不取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

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

祖文皇帝為魏烈祖也南乃以情緯物善本無

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
將情意以緯於文始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人
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
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

皮孟堅也三變謂形似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孟堅並標能擅義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作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才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自司馬相如王褒上之言騷雅曰即祖風流也見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賞好者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文曰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向曰元康晉惠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潘安仁陸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質而宗師不異



星稠繁文綺合

班固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

星稠繁文綺合班固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德彌盛者文彌縹喻又曰或能陳得失論衡曰應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乘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平臺複道三十里招延四方才子逸響謂枚臯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高韻謂梁應場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日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在日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

謂老子為周柱下史著道經五千言傳天下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言中興之後入承王明何晏之續晉陽秋曰正義理盡於莊老彈盡也善曰續晉陽秋曰正義理盡於莊老彈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自建武暨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安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屬續委積也言文章之多也善曰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神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鈞命決曰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霧散殊錯沈浮為文者皆寄託於此善曰孫綽子道也言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崑崙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道麗之辭玄珠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無聞焉耳善本作為爾字翰曰道猶義也言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公羊仲文始革孫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銑曰仲文殷仲許詢以源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體謝混字叔源善曰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晉陽秋綽尚又加以二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爰逮宋氏顏謝騰聲

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

前秀垂範後昆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

也興者託事於物也善曰興會情與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若夫敷衽論心商
 推前藻推前曰推襟也推藻之妙也善曰楚辭論心商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
 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善曰文賦由乎玄
 日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賦由乎玄
 黃律呂各適物宜翰曰言顏色善曰周易曰
 象其物宜是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
 故謂之象是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
 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若前有浮
 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言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



中輕重悉異音韻輕重悉謂一行言一行之中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善字

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善曰言詞詠之者咸以為子建函京之作仲

高歷載詞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

宣灞岸之篇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

云南登灞陵岸善曰曹子建贈王粲詩

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

詩云南登灞陵岸善曰曹子建贈王粲詩

岸迴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

句零雨被楚草是也王贊字正長朔風飄路岐

荆風飄路岐善曰孫子荆跋陽侯詩曰

晨風飄路岐善曰孫子荆跋陽侯詩曰

馬有歸心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

但取以音律調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均屈靈

字禮勝未覩音韻調適也觀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

文理相合言如此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

顏謝去之彌遠岳陵機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

數人曾不先覺天戒之妙而去之遠也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

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有以得此天成

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也天成善

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

之代官以此承藉而非才能

沈休文得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

門戶不任才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其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

子違之則為小人其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

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下盡殉

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

於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巖之野
 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
 君子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太公
 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尚之遇文王
 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非論公侯之世昂
 巖之野惟育爰立作相
 食之資後也世曹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循
 列昂明揚善本作幽仄唯才是與也良曰揚舉
 暗陋之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
 取公侯之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仄非
 陋逮乎善本作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
 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鑒之子叔度名動
 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
 京師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



名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
 驍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
 值王莽居攝止命交趾恭敗乃歸鄉里廣少
 孤貧法雄察廉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
 旬月拜尚書郎九一履司章奏為天下第一
 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
 牛醫同郡陳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
 敢先佩印綬漢書曰且仕善本作子居朝咸
 鄭子真名震乎京師曰且仕善本作子居朝咸
 有職業雖七葉珥二貂見崇西漢銘曰張金
 世皆七代事漢珥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
 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善曰左太冲詠史
 詩曰金張藉舊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
 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
 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向曰侍中
 則負璽小出則駢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

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書曰東方朔初為
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中常侍郎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
官表郎中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比六百石侍郎比
四黃門侍郎黃門侍郎次侍中治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
然侍郎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誤也
過執戰非黃門侍郎明矣不都縣郡善本作掾
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謂權勢之
家言並逐才而用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
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
衛十有餘年宿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良
晚代謂魏晉也士庶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不涉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
清階

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帝曹

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

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因

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

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

郡正以才品人取銳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

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置之以

選人才之優劣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之

郡置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
都而摠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
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
也善曰人才不甚懸都正俗士斟酌時宜
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品目少多隨事俯仰齊曰言州郡好惡但皆俗
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正既皆俗
高下也善曰言法壞之漸也
士不能拔其材藝乃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
隨時斟酌定其材藝乃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賤族者也齊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
無賤族者也此言世不居下品無高門上品之
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下品寒門不入
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
不居下品寒門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
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
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善曰周漢之道以智後愚
居二品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
之冠以為卑庶也善曰周漢之道以智後愚

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傳曰僕臣臺臺

不齊顏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
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

辨銑曰較朋辨別也善曰太玄夫人君南面

九重奧到絕向遠也九重善曰天子之門數也奧深

陶而思君九君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

任宜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

也任謂用閹宦官為之善曰論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

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

難之色言為媚設之色則易親孝建宋武帝
年號泰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曰爾雅
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空置百司權不
武帝年號太始明帝年號
外假而刑政糾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韓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
故寄於近習之卿士也刑政既多不能通覽
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賞罰之要是謂
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
湊同奔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
輻湊言如車輻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
曰如衆輻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
之集於轂

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向曰言天子

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

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楚

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

我長子諸百獸今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

我為子先行走虎不知畏已以為善狐今百獸畏

見之皆走虎之威在於彼也以善狐今百獸畏

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以善狐今百獸畏

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不重也善曰晏子春秋

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重也去此乃治矣戰

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

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

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我天帝命我不信吾為

子先而行子隨我後觀天無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之畏昭奚恤其萬而車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

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

弟宗王相繼屠戮帝子小反也言按倖之臣構

至絕同異起立禍隙善曰六宗王使相繼被戮而

命孔安國曰勸截截絕謂滅之也其民忘宋

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也銑曰忘人厭

宋德非一事也實祚謂國命也也風早也實由

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倖倖而起善曰寶

命也寶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

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

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修漢書自作

述高紀第一善本翰曰此五臣本列在

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高祖漢繼堯之德業也善曰漢書曰劉向頌

作劉爾雅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機翰曰寔實也

神茂無不剋曰武項外曰神聽於無聞曰聰照

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曰聰照

斥易曰古之聰明神武而天生德於予秦

人不網網漏于楚銑曰網謂綱紀也言秦人

起也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而

言人綱以不喻網網無綱維無所成故漏也
 陳涉反而不能誅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毋
 告符朱旗乃舉向曰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毋
 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
 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善曰漢書曰高
 祖夜往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
 兩後入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
 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粵于臨秦郊
 曰高祖立為沛公赤帝子斬之又粵于臨秦郊
 嬰來稽首也稽首謂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軹道王革命創制三章是
 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王革命創制三章是
 紀良曰革政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
 也善曰高祖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祖父約法三



章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
 五星合同字本作晷於東井西入關五星聚
 也晷之光景也善曰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
 秦之分野五星所生其下必義取天下之象
 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換鏡反曰項氏項羽也
 高祖約先入關者王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
 更立沛公為漢王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
 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
 怨向曰高祖征戰之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
 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厥乘
 心郭璞曰三蒼解詁曰西土又謂長安也
 作疊而運席卷三秦戰士之怨隙也言高祖
 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
 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

之三素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禽聞
 用師觀豐而動春秋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
 翟王故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
 於此保守懷思之人懷善曰保安也懷歸也
 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善曰保安也懷歸也
 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股肱蕭曹社稷
 關千里尚書曰秦帶河阻山懸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手翰曰股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相
 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善蕭何曹參也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者善蕭何曹參也
 平銳之韓信英布皆武臣陳平為高祖有韓英如
 臣也善曰韓信英布皆武臣陳平為高祖有韓英如
 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趙武夫陳平也毛詩恭
 行天罰赫赫明明赫赫盛貌言順天罰惡也

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也有

華色威儀之盛如珪如璋良曰珪璋玉之名項

好彫鏤者善曰珪璋間闐恣趙朝政在王

曰顯鼎善曰珪璋間闐恣趙朝政在王

王鳳曰閭闔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趙昭
 儀姊妹以元舅侍中陽平侯炎熒燎火亦善

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熒燎火亦善

字光允不陽銑曰天子之威當如燎火之不得

陽也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張晏曰天子之威
 盛若燎天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號曰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雲起龍驤化為

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
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素

匿得江野
鉅湖澤中
苟且爲盜
吳芮秦時
爲鄱陽令

而王相我當刑越亦苟盜芮尹江胡濟

不為相食信知自絕去又曰黥布英
時客之曰信刑而王又坐法黥布英

隸墨刑
昌亭長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
亭長
食亭長苦之乃最飲
亭長
亭長

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相者謂之曰當刑而

信惟鐵隸布實踪走向日隸賤徒侶韓信本

卷之五十一
述韋英彭靈吳傳笥曰
三十四

長代嗣位長沙王也善曰漢書曰芮爲長

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吳克忠信胤嗣乃

有反狀亡入匈奴也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也與殃咎也謂與陳孫

故曰比彊王德薄位尊非祚惟殃也銑曰祚福

與高祖同里高祖封絳為燕王北疆謂燕也

王懿封爲淮南王
善曰韓信初爲齊王後爲

而爲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封淮南

[illegible]

與高祖感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

時號曰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雲起龍襄也為

善得江湖間人心尹正也善曰漢書曰彭

而王畿是乎趙可咎狗字盜茂尹江湖彭越

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又坐法黥欣然笑曰

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時

王及壯被黥布欣然曰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鄉亭韓信本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卷之五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
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火也中微謂漢

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

殿賦序曰遭漢九縣颺迴三精霧塞良曰九州

中微盜賊奔突三精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

暗不明日月星也三精日月星也考經援神契曰

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民賦

地精為月河圖曰三精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

謠詐神思反德大世善本作祖誕命靈貺自甄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

賜也言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貺

甄成也苞善曰通三靈之賦我文錯同端鄭玄命春

秋元命苞善曰通三靈之賦我文錯同端鄭玄命春

書緯也沈機先生善本作物深略緯天沉銑曰

機微善曰說文曰機主於萬物之機也周書曰緯天

緯天地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

日文天地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

彗雲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為偏將軍保昆

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之屬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

盛也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

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尋邑司空王邑將兵

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尋邑司空王邑將兵

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

乃與敢死士三萬人衛中堅尋邑陣亂遂殺

王尋王邑死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口戈戟五

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都侯王莽漢初封新

威振也言漢兵入宮縱火焚宮室莽避火

火輒隨之故云自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文選五十一

三十六

新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并避火宣室
火輒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蜀良曰虔劉殺也庸
隨之燕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
天子燕也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
善曰公孫述稱後漢書曰巴蜀又曰劉永擅命
曰公孫述稱後漢書曰巴蜀又曰劉永擅命
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立為燕王代即燕也
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
造定擾亂也謂朱鮪擾洛陽赤眉賊入函谷關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
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
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
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非之
行天討旗所顧遮行天討於四方也
失險車書共道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謂天下太平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
記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
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濟助曰靈神慶福落開咸皆資助也言人神皆
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
辭曰人謀鬼謀曰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明
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入基之謀明明
廟謀赴赴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隆皇善本作
漢也赫盛廟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斷前漢也
善曰廟謀廟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斷前漢也
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
武以再命
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所蔵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